

印尼文化论文集

陈达生



教育出版社出版

印尼文化论文集

陈达生



教育出版社出版

印尼文化论文集

作者：陈达生

出版：教育出版社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Block 19)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承印：新的印务公司

日期：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

定价：\$ 2.00 **2 元 3 角 4 分**

统一书号：0088

序 言

印尼是亚细安的一个成员国，也是新加坡最大的邻邦。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与新加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已成为西洋学者研究的对象；可是，在新加坡，研究印尼的学者为数不多，能用华语著述的更是寥寥可数。通晓多种语文的南大东南亚研究组主任陈达生君所撰写的《印尼文化论文集》可说是第一本新加坡学者用华语写的有关印尼文化的论著。

陈君早年毕业于南大，一九六〇年赴印深造，研究印尼文化，造诣很深。收集在《印尼文化论文集》里的文章，是他历年来有关印尼文化的作品的一部份，大都已在新马或印尼报章上刊登过。如今陈君将这些作品加以整理，删改和补充，收集成册出版，以饕读者。

这部集子共收有七篇有关印尼文化的文章，内容所牵涉的范围很广，包括印尼传统艺术，语言发展史，语言政策、侨生文学、新文学史和民族主义，篇篇都很精彩，是要了解印尼文化的华族读者应该阅读的一部专著。

是为序。

廖建裕 识于
东南亚研究院
一九七七年四月

目 录

序言.....	廖建裕博士
印尼语发展史初探.....	1
印尼与邻国语言政策比较.....	14
印尼新文学发展史纲.....	37
印尼廿年代作家及作品.....	61
印尼名剧作家——「乌对」.....	85
印尼侨生文学.....	91
印尼的哇影戏.....	98
印尼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106
参考资料	

印尼语发展史初探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各被统治的民族相继摆脱他们的统治者而成立了民族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多数由单元民族组成，所以单元民族的语言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的国语。他们在选择国语上並沒有产生什么重大问题。但廿世纪以后的亚非各国，在民族自决的要求下，相继获得了独立。正如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独立国一样，这些亚非独立国也宣布了他们的国语。但不幸的是许多亚非的独立国並非由单元民族所组成，因此在选择国语的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纷争与冲突。

印尼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当然也碰到了选择国语的问题。但在这问题上，印尼的选择却是与众不同的。照一般惯例来说，一个国家的国语是组成那个国家大多数人的语言。但是，占印尼人口将近50%的爪哇人並沒有要求将爪哇语当做国语；反而是接受了少数民族的马来语为国语。要了解其原因只有对印尼的民族运动先有所认识，才能获得答案。因为印尼语的形成是与印尼民族运动分不开的，所以，对于印度尼西亚语的研究，正确认识印度尼西亚语的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印度尼西亚语的重要性等等，都必须和近百年来印尼民族运动紧密地接合和联系起来研究。只有通过这种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我们才能给以上那些问题得到正确的回答。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由于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往往对于国语的形成等避而不谈或存心歪曲它的意义，否定它的

重要性等。

那么，印度尼西亚语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呢？它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说印度尼西亚语是发展了的马来语，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印度尼西亚不以爪哇语，巽他语或荷兰语等做为国语呢？印度尼西亚语的前途怎样？印尼各族方言的地位及其前途又如何呢？这些问题相信都是长期在人们的脑海中纠缠的东西，这篇短文便是希望对以上那些问题提出一个初步的探讨。

如果有人说印尼语就是马来语，这种说法不但含糊，而且也是错误的。首先，它所指的马来语是那里的马来语：马来西亚的马来语？苏门答腊西部沿岸马来族的马来语？或是廖岛的马来语？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种的话，那是错了；要是都是的话，那也错了。其次，要是说印尼语就是马来语的话，那么，我们请他跟说马来语的人谈一谈，他将会发现自己的看法是不对的。

如果说印尼语是发展了的马来语，这倒是道出了一些真理。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构成语言最重要的两件要素是基本词及语言的规律——语法。语法好比是一座建筑物的骨骼，基本词汇便是构成该建筑物的材料，缺一不可的。什么是语言的基本词汇呢？各派语言学家都给了这一术语各自的定义，但总的说基本词汇就是人们用来表达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的思想感情。这种基本词汇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言当中都存在的。比方说表达我们生活周围的一些物质的名称（风，雨，屋子，石头，山，川等），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的词汇等等都是基本词汇。至于语法规律呢，则每个会说话的人都是会知道的，当然也免不了有一些熟视无睹或久入芝兰之室不嗅其香的人才会否认语法规律的存在性。

打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说印尼语与马来语的差别并不大。换句话说，印尼语是以马来语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的语言。这里特地说明是一种新的语言，无非是要证明为什么我们方才说把印尼语看做是发展了的马来语只是道出了一些真理吧了。

首先，我们要是说印尼语是发展了的马来语的话，这会使人们联想到现代爪哇语是发展了的古爪哇语或是现代英语是发展了的十九世纪的英语一样。其实，在他们之间有着天渊之别，绝不能等量齐观的。当然，现在的英语是发展了的十九世纪的英语，但对印尼语我们则不能那么轻描淡写地说是发展了的马来语。它们两者之间的发展过程是截然不同的。

更确切地说，印尼语的发展过程是渊远流远及错综复杂的。梗概地说，它的发展过程是由马来语到劳动马来语，然后才到印尼语。为了完成这一历史过程，它已经消耗了近十个世纪的光阴，但发展的最快，还是在近百年来发生的事情，即从民族运动的兴起后才开始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印尼语本身就是印尼民族运动的产物，以下我们将详细说明这种看法的真实性。

马来语最初是分布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西部沿岸一带的马来族所拥有与流行的语言，马来族大约于三千五百年前从中南半岛向南迁移。据一般学者的看法，当时他们所用的语言已经是马来语了。当然，那时的马来语的简陋的情形是难令人想像的。自从三千五百年前到十六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侵入的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在马来族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高潮，即室利佛逝与马六甲王朝的出现它意味着马来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当然也给马来语带来了不少的影响。所以马来语中有了所谓官庭的马来语及民间的马来语；但由于马来封建社会并没有高度的发展以及后来各土邦林立，使到官庭马来语没有机会得到充份的发展，有如

爪哇语一样。所以，官庭马来语与民间马来语之间的区别并不大，这一点我们多少可从一部出于封建官庭中的官员之手的《马来纪年》与一部出于民间口传的文学《汉都亚传》来作一比较而看出。

在当时的官庭，它是帝王将相及有闲阶级的集居处，它不但是文化的中心，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所以，它应用的语言也比普通民间的语言来得有规则，词藻丰富，至于劳动人民的语言当然比较简单，也无暇加于细心雕琢。

在同一时期的马来社会里有一个显著的发展就是在一些港口上商业的兴起，如当时的马六甲港口，占碑，巨港等地，印度人与华人的商船来往频繁。此外也有爪哇人，武吉思人，亚齐人等也经常出入于这些港口。这些商人或劳动者是以什么语言来表达彼此的思想感情呢？当然不是华语，不是印度语，不是爪哇语，不是亚齐语或武吉思语，也不是官庭马来语，而是民间的马来语。但是他们也不是充分了解和喜于应用它，只是为了需要，而掌握了一些极简单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而已。后来由于商业上的发达，各种人越来越多在这些港口上出现，因此操简单的马来语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后来殖民主义侵入以后而得到高度发展的所谓巴杀马来语的前身或胚胎。

十六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给长期停滞不发展的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刺激与新的面貌。西方各国，如葡萄牙，英国，荷兰，西班牙等，为了找寻香料及搜刮东南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纷纷东来，相继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以及以后发展为他们的剥削对象——殖民地。除了商业上需要人工，殖民地的开发更需要大批的劳动者，所以东南亚这一地区便成了大批廉价劳工的需求中心。于是，大批的中国人，印度人，爪哇人，

武吉思人，亚齐人，马来人，西欧的白种人，阿拉伯人等等，相继在东南亚的主要港口及新兴的城镇村落上出现。这种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一起而组成的殖民地社会，彼此之间唯一能够通行的语言就是以上所说的巴杀马来语。所以，巴杀马来语渐渐地成为东南亚各地各种人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的形成是十分自然的，是自发的，也是这种特殊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语言。

东南亚一带的共同语的形成是铁一般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且看看当时西方殖民势力的先头部队——传教士所应用的语言吧！我们聪明的传教士们，清楚地看到了巴杀马来语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的普遍通行，于是便利用这种语言来传教或翻译圣经。远在一六一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送来了第一个传教士 Caspar Wittons，他起先是在 Batjar，后来又到达 Ambon 及 Banda 等地传教。他不是用别的语言来布道，而是巴杀马来语。至他死后，他的讲道也以巴杀马来文出版。这成了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巴杀马来语的资料。Caspar Wittons 以后的传教士们也模仿他的做法。并且，在十七世纪的初叶，莱顿大学也将马来语列为一门研究课程，伦敦大学是在一九一三年才将马来语列为一门功课。以上的这些事实，不难看出巴杀马来语在这些地区普遍流行的程度。荷兰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于马来语的重视并不是为了提高马来语或是促进原住民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与剥削殖民地人民。

巴杀马来语除了被各族人民及传教士的普遍利用外，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商业性的新闻业，也给它带来了不少影响。如一九五二年在椰城出版的教会报纸《虹》(Bianglala)，一八六〇年在三宝壟出版的《马来喇叭》(Trompet Melaju)，一八六〇年在三宝壟出版的《东星报》(Bintang Timoer)，《西星报》

(Bintang Earat) 和《日光报》(Tjahaja Siang) 于一八六九年出版。这些报纸都是以巴杀马来语出版。

直到一八八五年以后，以马来语出版的报纸先后有廿种之多，可见当时的社会情况。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的就是巴杀马来语在当时的普遍通行，是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促成，人们並沒有怀着某种政治目的去推行它。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巴杀马来语的发展还是缓慢的。同时，殖民地官员对它也没采取任何措施来压制它的发展。

但是，这种自生自灭的情况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的民族运动兴起时就完全消失了。民族运动展开时，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它来做为开展民族运动的利器。这使到荷兰殖民主义者起恐慌，立刻推行各种语言政策来压制巴杀马来语的发展。

为什么民族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巴杀马来语作为宣传工具呢？

首先，印尼民族运动一路走来就集中在一些大城市里，如椰加达、泗水、三宝壟、日惹等。而在这些大都市里，最流行，最能为各族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只有巴杀马来语了。其次，巴杀马来语已经是东南亚各地的共同语，人们丝毫也不会把它看成是苏岛西部马来族的语言。第三，懂荷语的人毕竟不多，而且它还是统治者的语言。至于其他印尼各地的方言，如爪哇语，巽他语等，一来因地方及种族色彩太浓，二来其语言的结构等也太困难复杂，其他各族人都不容易学它。最后，民族运动为什么不采用马来语或标准马来语呢？这点很容易说明，因为当时能够正式受马来语训练的人未免太少了，而且，真正懂得马来语的人也不多。所以，唯一能够被各族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语言就是巴杀马来语了。

这里，我想提一提印尼作家「伯南慕」对巴杀马来语这一名称的看法。他认为，这一名称是殖民地统治者、封建及资产阶级

份子看不起统一语言，而给它的一种侮辱性的名称。现在，我们已懂得了这种语言所起的巨大贡献，所以不应该人云亦云地称它做「巴杀马来语」，「什乱马来语」或「低级马来语」，而必须称它为「劳动马来语」或「前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Pra-Indonesia)。这是因为它是各族人民在劳动当中，为了交流思想与表达感情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以马来语做为基础的语言，也就是后来发展为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语。

以下我们罗列一些事实证明民族运动自从揭竿而起的头一天，就是以劳动马来语为其斗争的工具。

一九〇八年成立的「至善社」(Budi Utomo)一开始就以劳动马来语，爪哇语及荷兰语作为宣传工具。但是由于大爪哇主义的影响，使到它的作用越来越小。于是，一九一一年成立的「回教商业联盟」(Sarikat Dagang Islam) 便以劳动马来语作为唯一的宣传工具。所以，在短短的八年中它便发展为当时势力最强大的政党了——到一九一五年时它已拥有二百万会员。

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劳动马来语已从团结群众，政治宣传，组织群众的语言升为政治斗争的目的之一了。在这一年，荷兰殖民主义在西欧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是精疲力竭，加于荷印人民民族运动的高潮，于是应用了欺骗手段而成立了「人民议会」(Volksraad)。在它尚未成立之时，纷纷谣传劳动马来语有可能被列为议会合法的语言之一。但是议会成立后，却禁止人民代表以劳动马来语发言。这一禁令引起了舆论的反对，同时，也使到争取劳动马来语成为官方语言的斗争向前发展了一步。

在左派人士所领导的各种社会运动，如一九〇五年成立的「铁路工会」(Staats Spoor Wegen Bond)，一九一四年成立的「印尼

社会民主联盟」(Indisch Socialistisch Democratisch Vereeniging)及在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印尼共产党」等，对于应用劳动马来语方面更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着。他们出版的《东印度之光》(Sinar Hindia)，《爪哇之光》(Sinar Djawa)，《火》(Api)，《闪电》(Guntur Bergerak)，《行动的战场》(Medan Bergerak)等各种报纸杂志都是以劳动马来语为工具的。

由留荷学生会出版的《东印度青年》(Hindia Poetra)(一九〇八)后改名为《印尼独立》(Indonesia Merdeka)，(一九二四)也以两种语文出版，即荷文与劳动马来语。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ja)是全印尼学生会的喉舌报，也是以同样的语文出版。然而，由于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所以在语文上尽可能求得符合马来语的语法规律。

在普遍化与丰富劳动马来语的工作中，华裔侨民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众所公认的。他们的语言又被称为「侨生马来语」(Melaju Tionghoa)，其实是劳动马来语，所不同的就是它广泛地在侨生界流行着，且吸收了大量的闽语词汇。这种语文除了在广大的华裔之间通行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报章，杂志，书本小说等的出版。如一九〇三年出版的《商报》(Perniagaan)，后改为 Siang Po；一九一〇年出版的《新报》(Sin Po)等。在小说的出版方面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贡献最大，最多产的作家要算是李金福，陈文锦及郭德怀等人了。他们的文笔及作风独倡一格，文笔新颖，内容丰富，给以后的印尼文学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劳动马来语的这种飞速发展，为印尼民族的形成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引起了荷兰统治者的空前恐慌，于是，他们想出了种种办法来压制它的发展。

首先，是侮辱与压制劳动马来语的发展，比方禁止「人民议

会」用此种语言，接着是宣布取消荷文学校教授马来语的课程。其次，在一九三二年禁止「亚齐」及「米南加保」各地的学校应用马来语教学。第三，荷兰统治者又大为提倡以母语教学，即各地的学校以各地的方言教学。美其名曰符合教学心理学，其实目的在分裂各种族之间的团结及一个统一印尼民族的形成。第四，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荷兰语。起先，荷兰统治者不喜欢印尼人掌握荷语，因为这会使到他们聪明能干起来，所以不去提倡荷语。但是，后来见到劳动马来语的空前盛行的结果，严重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基础。同时又见到英、法、西班牙美国在殖民地所施行的不同的语言政策大收宏效；即大力提倡殖民统治者的语言，禁止殖民地人民应用其语言，从而培养一批驯服服的奴化教育出来的仆从来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一批荷兰有见识的官员及学者都先后高声疾呼必须大力推广荷文教育，这些人如 Prof. Kern 及 Dr. Nieuwenhuis 等人便是。

第五，大力发展与研究印尼各地的地方语。荷兰学者先后出版过许许多多印尼各地的方言字典，至于对马来语的研究可以说是没有的，以至到现在还不能找到由荷人编纂的一本像样的马来语词典。荷兰传教士 Van Lith 等人更是声色俱厉地说爪哇语是全印尼最好、最完善、最多文学作品的语言，而爪哇人为什么要用那种劣等的马来语呢？其弦外之音即各族应该摒弃应用马来语而提倡各自的语言。

但是，尽管统治者千方百计来压制劳动马来语的发展，其实是徒劳无功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就是劳动马来语的发展基础，印尼民族的团结要靠劳动马来语来巩固与凝合。随着一九一八年要求劳动马来语为议会合法语言的斗争展开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一九二八年的「青年宣誓」(Sumpah Pemuda)

上，提出了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口号。从此以后，无数的报章、杂志、书籍、文件、电台等都采用了印尼语。

一九四二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占印度尼西亚，鉴于印尼民族觉悟的高涨及印尼语的通行，不得不捏造出一大堆谎言来。他们说日本是为了亚洲民族的解放而来的，不是吗？他们宣布一概禁止应用荷语，并且提倡印尼语，成立「词汇委员会」来发展印尼语。其实，他们未来之前，早就知道印尼语的流行，而取缔荷语之后又未能马上以日本语来代替之，所以就编造出一大套「替天行道」的伟论来，但事实又是怎样呢？一切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毕竟是要垮台的，它的假仁假义的提倡印尼语的结果，使得印尼语更加在印尼各地普遍化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当日本军国主义做了城下囚以后，就在一九四五年的立国宪法中，印度尼西亚语正式被定为国语。

也许有人会问，爪哇人这么多，占印尼人口的47.02%（一九三〇年的统计数字），讲爪哇语的人口必然超过印尼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马来人只占印尼人口的7.95%，从人口的比例来说，当然是以爪哇语为国语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印尼的国语并不是爪哇语而是马来语。其原因在那里呢？前面我们多少有谈到一些，现在让我详细例下来：

第一，印尼民族运动从开始的那天起，就是应用这种劳动马来语，而不是应用其他的语言，更不是爪哇语。因此，马来语是带有浓厚的印尼民族运动的色彩。

第二，劳动马来语是东南亚及印尼各民族间的共同语，它被各民族所接受，也失去了它的马来特性。印尼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失，所以接受这种种族特性不明显的马来语为国语，不会引起其他各族的不满，除了

马来语以外，其他各族的语言都带有浓厚的该族色彩。换句话说，爪哇语或巽他语等等只是在爪哇人或巽他人之间流行，组成印尼国家的其他各族并不了解它。

第三，劳动马来语不但是语法结构简单，而且词汇或发音都简单易学，各民族都多少掌握了这种语言。

第四，爪哇语的结构和词汇则是非常复杂难学，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除了爪哇人以外，印尼各族都不了解它。

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马来语的发展过程，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一发展过程进一步分析。

印尼语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一九〇八年以前的马来语时期。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马来语分为官庭马来语及民间马来语。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及发展缓慢，作为反映一个社会面貌的马来语的发展也是缓慢的。这一时期的官庭马来语还可在马来文学中找到。它就是现在我们所指的马来古典文学所用的语言。至于民间马来语我们就没有什么材料来说明它。

第二个时期：从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二八年。一九〇八年是至善社成立的一年，许多印尼史家把这年当作民族运动开始之年。在这段时期里，许许多多以劳动马来语出版的报纸、杂志、小说等纷纷问世。劳动马来语在这个时期里有飞速的发展。从语言的结构来说，它的语法还是很简单，词汇不丰富，但无论如何，它已脱离了民间马来语的阶段而独出一支地发展下去。另一个特点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劳动马来语的重要性。

第三个时期：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五年。一九二八年的「青年宣誓」决定印尼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即印度尼西亚语。从名称上看，印尼语已脱离了劳动马来语的孕育阶段；但从语言结构

上来说，它还只是从劳动马来语到真正印度尼西亚语的过渡时期。从这时起，人们不但把印尼语当做政治斗争的目的之一，而且也大力地去发展和丰富它，如「雅明」(M. Yamin)及「达黎尔」(S. Takdir A.)等人便是对印尼语的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无论如何，这一个时期的作家们的语言都不是真正的印尼语。第一，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是出身于苏门达腊，所以都以马来语来做标准。第二，劳动马来语受到殖民统治者的鄙视。

如果了解和研究过渡时期的印尼语的话，最好是拿「达黎尔」及「慕依斯」(Abdul Muis)等人的作品为对象。

第四个时期：一九四五年以后。在这一年里，印尼共和国宪法(U.U.D. 45)第十五章第三六节规定共和国的国语是印度尼西亚语。从此以后，印尼语的发展才走入康庄大道。在政府和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它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于是，公函文件、报章杂志、文学作品及电台等都应用印尼语做为工具。

在第三个时期，即过渡时期里，丰富印尼语的主要来源是苏岛，尤其是米南加保的语言；但是，自从一九四五年以后，印尼语开始从各族的文化宝藏中吸取它所须要的东西，尤其是从爪哇语与巽他语。不论在语言的结构上或词汇的吸收方面，大量的爪哇及巽他语不断在被吸收过来，使到印尼语更加多姿多采，同时，在这一时期里，从荷语方面吸收的新词汇也是颇为可观的。

要研究或认识这一时期的印尼语，我们最好拿「伯南慕」(Pramudya Ananta Toer)、「阿赫烈」(Achdiat)、「乌堆·宋丹尼」(U. Sontani)、「苏卡诺」(Sukarno)、「艾地」(D. N. Aidit)等的语言来作研究的对象。

印尼语是印尼民族运动的产物，又是印尼民族大团结的重要工具，它是印尼民族文化与特性的象征与表现，而且又是很民主